

纪实文学

李伶著

悲壮的女性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纪实文学

悲 壮 的 女 性

李 伶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悲 壮 的 女 性

李 伶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市大兴县包头营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8.5 印张 178(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6.60 元

ISBN 7-5043-2570-8/1 • 312

序

张品兴

不是小说，胜似小说。这是我读部队作家李伶同志的报告文学集《悲壮的女性》的印象。这部十九万字的作品，由四部中篇和三个短篇合成，大都是军事题材，写得却情意缠绵，柔情似水，读来催人泪下。

一位经历了广州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全过程的越南籍将军，在他弥留人间的最后时刻曾这样说：“我这一生，对得起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却对不住我心目中的那位中国女人！”这是《一位越南将军与中国女人的故事》的题记。这个中国女人是谁？越南将军又是谁？他俩是如何相爱的？后来命运如何？文章沿着这宗涉外婚的足迹，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的战斗友谊。

《情真意笃他与她》，写的是两位老革命前辈的恋爱故事。二十一年的恋爱进程，每一步皆与中国革命的历程息息相关，大屠杀的风暴将两只命运的小船逼进了同一个避难的港湾，并肩苦斗中产生了爱恋，铁窗生涯中盟发了誓言：“为了不在捐躯后给心上人留下苦痛，革命不成功，坚决不结婚！”八年

抗战，一个在重庆，一个在敌后，关山阻隔，信息不通，直到北平解放才实现旦旦誓言。作者将这个鲜为人知的恋爱故事溶汇在时代的激流和个人的奋进中加以描绘，“情真意笃”便有了两层含义：一是爱情的忠贞不渝；二是对革命的执著追求。尤其是女主人公齐淑容，二十年代的老共产党员，本可地位显赫，但她热衷教育事业，吃了一辈子粉笔灰，默默奉献，就连自己的骨灰，她也嘱托后人埋在了她所执教的校园里的青松下，“让小树快快成材”。

《悲壮的女性》是这部集子的挑头文章。女主人公赵建华，一个十六岁的女八路，按照组织上的意图，跟一个身经百战的伤残红军勉强成婚，尽管她在婚后生活中尽力改造自我，仍然没有建立起夫妻情感。当提出离婚时，组织上又决定让她陪伴丈夫去苏联治伤。途经新疆，风云突变，她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二百多名共产党人全部入狱。只要她公开承认是八路军中“分配的媳妇”，就可以获释。但她不干，她说是自由结合，感情很好，甘愿与丈夫关在同一牢房里。七年的铁窗生涯，他们生下了女儿狱燕。……回延安后离了婚。这种顾全大局的壮举，足以证明女主人公从当初的稚嫩走向成熟。但“文革”中她被再度关押，历史的功臣在是非颠倒中又成了罪人。作者以此为透视孔，用生动的文笔和激昂的语言，将生活固有的曲折写得腾挪跌宕，扣人心弦。

总之，集子里的每篇作品，都在探寻人生的价值，每位主人公的身后，都有一条荆棘丛生的小道，深深的足迹，沉甸甸的硕果，为人生之路增添了熠熠光辉，凝成了一个个远久而深邃的故事。作者沿着主人公的足迹，苦苦发掘。女人

似水，这是文学的历史主题。但作者笔下的女性，虽在生命的流程中情意缠绵，在历史的漩流中曲曲弯弯，但每每遇到险阻，柔美即化为力量，增添了生活的无限壮观。这是作者在内容择取上的一个特色。由此也形成了他创作的艺术风格。即作者在文学创作上探求的是一种悲壮之美。

在革命高涨的年代，人间是充满着慷慨悲壮之情的。唯有这种悲壮行为，才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有一派哲学家说，恶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我想，恶的横行决不是历史的进步，唯有消灭恶势力，历史才会前进。而恶势力的消灭，是需要慷慨之士的悲壮行为的。

愿我们的文学作品多多探索悲壮之美，把人性之美揭示出来，以期光大发扬。

1993年12月

目 录

序	张品兴 (1)
悲壮的女性	(1)
情真意笃他与她	(57)
一位越南将军与中国女人的故事	(98)
潇洒伉俪	(146)
路漫漫 诗灿灿	(164)
“宝篮”传奇	(181)
末区的霞光	(198)
后 记	(260)

悲壮的女性

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女性悲壮人生的缩影。
她把青春和幸福献给了革命，融进了历史。
尽管她和他们的经历已远离我们，
但谈到它，回味它，
仍给今日日益理性化的中国人民以不尽的思考。

历史的丰碑，就象一座巍峨的高山，有时郁郁葱葱，有时白雪皑皑，有时雾漫如帐，很难使人看清它的真实面貌。既然山魂哺育了种类繁多的生命，有益的，有害的，植物的，动物的。那么，这座山，也就造就了时代的伟人和俗子，孕育了一代英雄和懦夫。因此，他既令人怀念，又使人痛恨，更令人惊叹！他的伟大正是建筑在密如繁星的英勇献身及无名者的冤屈和痛苦之上。他那宏伟的身躯，挂满了形形色色的瀑布，这是反差之所在，意味着悬殊和不平。因此，在创造者的亲身经历里，无不渗透着各自的感受，就象命运的河水里充满着甜和苦。不要说哪些人的感受全正确，也甭说哪些

人的感受不正确，兼而听之，对于后人来说，岂非裨益？

一位理应见传却又名不见传的女共产党员，当其为革命奉献了 40 余年的炽热年华而离开湖南长沙医院院长之工作岗位后，一边梳理着她那满头白发，一边毫不掩饰地对我说：“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纯系造谣诽谤，说八路军里分配媳妇，确乎其有，我就是一名被‘分配’的媳妇。这话听起来大有‘攻击’之嫌，可在那个时代却是冲口而出的口头禅。”

她安静地坐在沙发上，长长的睫毛在轻轻地颤动，匀称的面容依然保留着年轻时美丽的印记。不紧不慢的叙述，表面看来安之若素，然而，不到 10 分钟的交谈，她那洒满泪水、辛酸和苦涩的历程便在抑制不住的情感中一展无余了。

（一）二八好年华 勉强定终身

1939 年孟夏，关中古道的柿子树上，喜鹊连天闹喜。荣军学校里的战友们摆脱了昔日伤痛之苦，欣喜地对鸟问疑：“莫非有什么喜事？”

像荒岛上飘来了小船，像沙海里移来了绿洲，五名亭亭玉立的女教员，怀揣着各自的介绍信，前来报到任职了。她们，正值豆蔻年华，而且，个个容颜不凡。那杏腮，那朱唇，不用胭脂自来红；那芳姿笑靥，虽寻常之举也招人销魂失魄。那些长期征战疆场而致残的老光棍们，虽然失去了某些“肌件”，但生命正旺，七情六欲俱全，见了这几位如花似玉的年轻姑娘，怎不垂涎欲滴？课上课下，几百双如饥似渴的眸子，直盯盯地打愣神，有的甚至蜜蜂般地围着“五朵金花”直嗡嗡。

‘小子，死了非份之心吧！’消息灵通人士发出了善意的警告：“抠着指标要来的，分配，各有其主。不信？走着瞧！”

月光俯下身子，捅开了窗棂缝隙；几个爱听壁根的好事者，探得了情场的秘密：

荣校二大队队部里，女教员赵建华正在精心备课。油灯的光芒把她的情影映入了大队政委胡子明的眼帘。他坐在一旁，像欣赏一幅美人图，心满意足地审度着这个平时巧笑倩兮、明眸皓齿的迷人姑娘。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长的睫毛，盈盈的酒涡，甜甜的微笑，一切是那样妩媚，那样美得无可挑剔。她伏在桌上写字，安然而文静，白玉般的胳膊，宛如两条弯曲的小溪，鲜润、洁净，格外迷人。贫困的军营，虽然没能给她分配一套体现女子美的夏令时装，然而，那件廉价的白布衫却是那样的合身，它活脱脱地勾勒出女子的曲线。

呵！青春美，如好花半开，似美酒微醉，胡子明看呆了！这位失去左腿的独脚英雄拚命抽烟，仿佛在吸取勇气和力量。渐渐地，他心跳加快，意难名状，不知该用什么语言和方式来表达心中的脉脉痴情。燃胸的烈焰像一头热的烟袋锅那样炙灼。又一阵血脉的冲撞，他胆壮了，放下烟袋，夹起拐杖，强作平静地朝她移动，信心十足地欲将这个迷人形象，化为孜孜以求的终生夙愿。

生活中常见这样的男人，战斗、工作乃至生活琐事，样样精通，唯独女人面前一筹莫展。胡子明就是这样的汉子，行军、打仗，他灵活得象条柳叶鱼，即便腿打断了不能走，他也抱着枪滚出好几米去让卫生员给包扎。可就在找对象问题上，笨得象条牛。快三十了，连女人的边还没挨过。组织上

照顾他，故意让他跟赵建华相恋，他很乐意，可就不知道这“恋爱”二字如何开口。不会动嘴竟先动手了。

这对赵建华来说何等突然！惊恐使她浑身冒汗，本能的羞涩使她发出了哀求：

“胡政委，不要这样，你是领导，叫人见了多不好！”

“怕什么？相爱，就应该实实在在！”

“什么？相爱？”赵建华莫名其妙，她还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哩，对其来势，自然一无所知。

“是啊！你见我就微笑，又那样温柔、文雅，这还不是爱？”

她恍然大悟了。“胡政委，别开玩笑，女人的微笑，就像春天的风，对谁都那样温暖，那样慷慨无私，然而，春风并非秋波，你……”

“哈哈，当兵的，只会斗敌人，不会逗女人，不懂得什么春光秋波，直说吧，爱不爱我？”

赵建华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这个突如其来的难题，她什么也不愿说，颤抖地依在桌子旁。

“难道我不值得爱？因为我少条腿？嫌我文化低？大 14 岁？”

“不是，都不是！您为革命献出一条腿，这是光荣，足令人钦佩；您在部队刻苦学习，见多识广，非我所比；至于年龄，也不是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

“那是为什么？”

很简单，友爱不等于情爱，尊敬不等于爱情，党性不能如此简单地压抑人性！然而，面对眼前这个酷似长者的顶头上司，她不愿说出这类刺痛人心的话。她只好摇头，缓缓地推辞：“我才 16 岁，还小呐，压根儿没朝这上头想过。”

他呢，热辣辣如癫似狂，意笃笃把握十足，哪里辨得出推辞中的真意！他不再紧张了，像交战后的胜者那样，笑盈盈地堵着门：“实话对你说吧，这是组织上的分配，要不，我怎么会动手动脚呢？准备准备吧，结婚报告已经上去了，过几天就成亲！”

“我成了分配的媳妇？”简直是晴天霹雳，震得她心弦颤抖。

她像一棵霜打的蔫头草，坐在那儿，握着笔，接二连三地写了“分配”二字，是领略里头的分量，还是咀嚼其中的滋味？

美丽的“分配”二字，对于这只刚刚飞向生活的百灵鸟来说，是何等新颖、神秘和稀奇呀！她本是西安女师学生，日寇轰炸，她洒一腔热血，戴上抗日救亡的袖箍，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先”。沸腾的救亡活动使她有机会获得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份介绍信，从此，她与“分配”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入了党，毕了业，分配到八路军关中荣军学校。二大队政委胡子明，见她长得格外漂亮，一眼将她看中了。

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连壮小伙子找对象都十分困难，何况这些缺胳膊少腿的伤病员！

党组织出于关怀，为这些团以上的伤残功臣的婚事动了不少脑筋，五名女教员分配进荣校，一箭双雕，既有文化因素，又有婚配意图。对外虽说“分到各大队当教员”，对内已明确了目标。简言之，借助“分配”的堂皇魅力，赵建华成了胡子明心目中十拿九稳的意中人，而她却不明玄机。

服从铺砌了坦途，经验养育了信赖。以往的每一次分配，

都是她摆脱彷徨、痛苦和翘盼的良机，也是一步一步地踏向阳光明媚、春色满园之起点。她早就听说，共产党的供给制，吃、穿、住、行、用，还有官阶和前途，皆按日臻完善的分配原则而实施，从未听说过，男娶女嫁也有“分配”的。这对她来说，实在是苦涩的难题，不接受“分配”？她刚刚入党，先进分子怎能对组织说出个“不”字。况且，面前这位残废军人，已为革命作出了奉献，谁都漠不关心，他到哪儿去讨老婆！我若不讲凑合，岂不自私透顶？自私落后在那个时代是很臭的呀！

就在她内心苦斗时，荣校政治部主任陈振亚跟她谈话了：

“‘分配’的事，组织上确有那意思，你想想，延安现在男女比例是十八比一，女的这么少，党组织若不做工作，这些瘸子、瞎子到哪去成亲？他们可是功臣呀，组织上不关心谁关心，至于爱情嘛，的确非同一般。不过嘛，感情这东西是会变的。你刚来，接触得少，陌生不奇怪。时间长了，感情就融洽了……当然罗，这事并不强迫，主意还得你自己拿！”

想象不到的这一天来临了。

几个小伙子过来七手八脚贴上了大红“喜”字，茶水一沏，推推拉拉之中，热热闹闹地走完了过场……这一年，她刚刚16岁，情窦尚未被情爱之露催开，无情的婚姻便向她进攻，逼使她不得不委身于勉强之中。

（二）使命难违拗 将就且相随

当初，她真的相信，暂时的将就，会在爱河中滋生天长日久的圣水。她努力在婚后生活中“改造思想，克服小资产

阶级情调，培养无产阶级感情”，以弥补情感之欠缺。哪知，爱的殿堂里从无将就之席！情爱，这个神奇莫测的怪魔，本是潜伏于男女心灵间的精灵，油然而生，飘然而去，非任何一方的强权、忍让和屈从所依附。男女之间，当滚动的春潮暴涨到一定位置，就会产生爱的交融和结合，这大概就是婚姻吧：西方的文人，一直饱蘸着幸福、甜蜜和恩爱之汁，将头一个月的婚姻缩写为“蜜月”，而这位分配的媳妇却只能吞咽苦汁。党性和修养，虽然促使她以虔诚的奉献，去锻造夫妻情感的坯基，结果，不但没有迸发出铁石相击的火花，相反，却带来了愈益增多的凄怆和厌烦。苦苦的婚后生活在一句尽人皆知的格言中寻得了注脚：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道德的婚姻是难以长久的。

她鼓起勇气冲决婚姻分配之樊篱，很快向荣校领导提出离婚，尽管已有身孕。

“噢，原来是这样！你没有在结婚报告上签字！但现在离婚不好办呀！”陈振亚皱着眉头，既表同情，也示惋惜。“现在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党中央已经决定，我们五个残废，马上去苏联治病。你也跟去，有个照应呀！至于生孩子，在那儿生也一样，人家是社会主义，条件比延安好！”

又是一个她从未想过的问题，又是一个组织上的决定，她又不得不服从。她只希望多去些人，在国外说说话，热乎些。

“家属里就去我一个？”

“凡有家属的都去，我们思齐她妈也去，把思齐也带去，还有谢江廷家属，都跟去！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简短的几句回答，立刻在她脑海里出现一组令人钦羡的

画面：

延安党校礼堂里正在演出悲剧《弃儿》，一对革命者被敌人逮捕，一名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寒风中哭叫着“妈妈”，她那情真意切的表演，把剧情推至高潮，中央领导同志被深深打动了。全戏演完，毛主席又让这一幕再演一遍，然后，把小演员找到身边问这问那。

陈振亚走过去，“这是刘谦初烈士和张文秋的女儿，叫刘思齐，我是她的继父。”

“刘谦初在山东监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张文秋按捺悲愤，将实情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了这话，表情立刻严肃了，稍顷，他才说：“刘谦初同志我是知道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呀，可惜牺牲得太早了。”他抚摸着思齐的头，对陈振亚和张文秋说：“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教养她。”接着，毛主席弯下腰对思齐说：“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女儿，好不好啊？”乖巧的小思齐高兴地喊了声“爸爸”，毛主席兴致勃勃地放声大笑。

事情发展如此有趣：20多年后，思齐（长大后叫刘松林）和她同母异父的妹妹邵华竟成了毛主席的两个儿媳妇。毛主席真的成了思齐的爸爸了……

撇开后事不提，仍回到本文的背景时代。当时的一台戏，一声爸爸，小小年纪的刘思齐成了延安的新闻人物。这样的人物还有她的妈妈和继父都要去苏联，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赵建华终于被带动了。

“这就对啦！”陈振亚见自己的说服工作有了成效，又在

成因之中掺进了诱惑力量，“你去苏联，既可以平平安安生孩子，又可以在那儿学习俄语，一举多得唷！”

一提起“学习”，赵建华立刻想到了她那寄人篱下的亲妹妹赵翠娥（后更名为李召）。

许多革命者都有一部苦难史。赵建华的父亲本是杨虎城手下的一名小官。西安事变，蒋介石衔恨，粮饷克扣，杨虎城很难面面顾及，这位小官丢了饭碗，一家人无以安身，时值赵建华高小毕业，只得考入膳食免费的师范学校就读，12岁的妹妹无衣无食，一直随母亲寄居在姥姥家混日子，赵建华投入党的怀抱后，家中的苦寒、妹妹的前程，她一直挂在心中，这次组织上动员她出国，拯救妹妹的良机来了：“去也行，但要答应我一件事：我家太穷，妹妹在老家临潼，泡在苦水里，让她来延安吧！”

“她能干什么？”

“她聪明，学啥会啥。她嗓子好，会唱歌，身子灵，能跳舞，模样也俊，上台演戏中看的！”

“好，那就让她进剧社。”

不几日，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便在姐姐引导下来到了延安。果然是个聪明伶俐而中看的好角色，谁见谁喜欢，没等人事部门张口，就被延安儿童艺术学园选去了。

妹妹安置妥当，赵建华便和另外两名媳妇，外加两名勤务兵，各牵一匹马，驮着五名残废军人，不紧不慢地向西而去。领队的便是陈振亚。思齐姑娘像只快乐的百灵鸟飞前跑后，有时还拽着马尾巴跟随而行。山道弯弯，暮鸦啼鸣，是深情的道别，还是灾难的预兆？赶路人不时地抬起头来，观察天上的风云……

（三）世乱风雨骤 边城盼归期

艰苦跋涉到兰州。一等两个月，一架小型苏联运输机将他们秘密载至迪化（今日的新疆乌鲁木齐），适遇希特勒向苏军猖狂进攻，一场恶战席卷整个欧洲，也影响着亚洲的态势。苏联军队自顾不暇，一时再无可能像以前那样支援中国抗战，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大批接待中国的来客。苏联去不成了，他们只得在边城迪化听天由命地等待时机。

反法西斯战争本是世界范畴的持久战，他们的等待也是持久的。赵建华等不得了，她去找陈振亚主任要求离婚。几只骆驼晃悠着驼峰，习惯地在主人的牵引下向前走去，一股烤羊肉的膻味熏得她直想呕吐，入乡就得随俗，她不能改变环境，但总盘算着躲避环境。她踽踽独行，一路沉思，精心编织的充足理由，像漫长的一匹布，裹着一位女人撕心裂肺的哭泣，这是思齐她妈张文秋的哀恸。

呵？陈振亚死了，死得如此突然！

几位共产党人等得焦急，去迪化东郊水磨沟打发时光，山翠水绿，溪流有声，陈振亚叹而止步，“你们朝上爬吧，我腿不便，就在这桥上等你们。”真怪，300年古桥，天天人走马踏，平安无恙，偏在这群同行者离去后猝然倒塌。这位独脚将军，南征北战10多年，炮火连天险又险，除了夺去他一条腿，并未奈何生命，没料到，竟在这不该谢世的地方谢世了。他丧生桥下，来不及向亲人道别，也顾不得将工作做一大致交待，凄惨呐，妻儿的泪水中深藏着流不完的懊丧和遗憾。

赵建华也哭了，每一滴辛酸泪都是对死者的哀悼和对人